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事緯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趙鳴皋

經部五

左傳事緯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左傳事緯十二卷前集八卷

國朝馬驌撰驌字驄御又字宛斯鄒平人順治

己亥進士官淮安府推官終於靈璧縣知縣

是書取左傳事類分為百有八篇篇加論斷

首載晉杜預唐孔穎達序論及自作邱明小

傳一卷辨例三卷圖表一卷覽左隨筆一卷名氏譜一卷左傳字奇一卷合事緯二十卷内地輿有說無圖葢未成也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學載所著諸書與此本並同惟無字奇及事緯豈士禎偶未見歟三傳之中左氏親覩國史事迹為真而褒貶則多參俗議公羊穀梁二家得自傳聞記載頗謬而義例則多有師承朱子語

録謂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謬蓋篤論也驌作是書必謂左氏義例在公穀之上是亦偏好之言然驌於左氏實能融會貫通故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可以知專門之學與涉獵者相去遠矣乾隆四十四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左傳事緯卷一

靈璧知縣馬驌撰

鄭叔段之亂

隱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

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

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潁

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于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

二年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余觀鄭伯城潁寘姜人道絕矣弟之不才母氏奚尤黃泉之誓不幾千古罪人哉夫寤生姜氏所惡也叔段姜氏所愛也姜之所愛莊滋不能容矣與之制則曰巖邑懼其恃險而難制也與之京則使居之庶乎處大都以驕其志吾以蔽罪焉嘗讀詩至鄭風叔于田之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段不過一馳馬試劒之公子耳非如晉曲沃之能病翼楚蔡公之能害靈

王也且以莊段同母之子以武姜論之處鄭國而爲鄭君母於姜足矣亦復何求而啓弟弑兄事之未集厥謀先漏處京而京人叛奔鄢而鄢不保使能母子深圖當不輕舉取禍如是也鄭伯處心積慮以成其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以正告天下則曰段將襲我也姜將啟段也在段之餬口四方尚幸不殺之福在莊之按兵未動先邀愛弟之名嗚呼春秋之際周道其衰矣或父子相夷兄弟相滅又寧止一鄭伯也

哉

衛州吁之亂

隱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

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

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

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

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五年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衛自莊公以迄惠懿蓋數世未寧也而至于滅亡豈康叔之烈至此中衰與莊公外退賢者內惑嬖庶綠衣賦于上而夫人憂碩人作于下而國人怨桓公雖立亂之來也其何日之有桓立十有三年而入春秋隱四年春書曰衛州吁弑其君完衛無君矣而兩書伐鄭人嗟行役之勞家賦擊鼓之篇則州吁爲之也於是乎平陳與宋踴躍興師東門之役四國偕作篡逆之子輒能連師動衆汰然稱雄豈大惡未昭抑厥

罪未稔耶余考當日圍鄭之師僅五日耳未至曠日勞民而怨誹交作其故何哉葢弑立之主衆莫爲用況乎竊國八月而師徒兩警使其在位日久當不止楚虔之好武喜事宋殤公之十年十一戰也怨讟之聲内外交起燕燕飛而戴嬀悲終風霾而莊姜怨民曰曷喪母嘆無歸吁也雖生死之久矣幸有純臣而先君之讎可復斯民之賊可除讀春秋至此曰猶有天道焉獨是弑立之事何國蔑有臣非石子國無陳

桓夫亦重可哀已

鄭莊入許

隱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公孫閼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

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

焉如舊昬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

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桓十五年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甚哉左氏之輕予也入春秋初鄭莊彊暴實曰首惡而傳中稱之不置抑過矣入許之役宗國是從齊僖小伯亦聽鄭志炎帝之祀幾絶文叔之封失守許亦

人國胡爲而蒙不共之名越在偏鄙也哉鄭許壤地相接在所必爭莊公利其土地會郲蓄謀大宫授兵其計已成謂直取之則任滅國之名置之復無自利之實故外爲甘言以欺二國而内則攘之不然胡以處之東偏又使獲制之也齊魯遠處東海即滅許而縣之亦未能踰曹涉衛而有兹土則入許誠以利鄭也陰收其利而又以爲名莊公之詐至矣度德量力固如是歟既已分許求利後人孰知身沒而忽突交

亂叔得因亂復國太岳之胤猶未宜絶鄭固無如之何也

隱公之弑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卽位攝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

好於邾故爲蔑之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二年

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

三年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

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財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

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隷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九月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八年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十一年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殺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

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桓公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冬鄭伯拜盟

十七年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伐邾宋志也

禮諸侯再娶不稱夫人惠以孟子爲元妃以聲子爲繼室有子而長國之幸也謬信手文之誣再娶夫人已開禍亂之端矣隱長桓幼其爲尊卑也微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正也惠欲與桓非正也隱立十有一年用師宋郊連兵許國直與齊僖鄭莊并駕中原國人咸知惠公有子亦將以其終爲君也將以讓桓則直授之夫以十三歲之莊公與三歲之襄公皆不以弱而不立桓也即幼又復十一年矣而濡忍不決用生

譊慝迨鍾巫禍成蕭墻生變莬裘之營吁嗟已晚亦獨何哉羽父專命行師素無臣禮而始以殺桓求媚終以弑隱逞志有弑一君之名而有弑二君之心亂臣賊子莫此爲甚桓公黨惡滅倫竊居君位而如齊不反天道好還可不畏與獨是隱公長而且賢南面數載不聞敗德非鬼之祭竟來篡逆探先君之邪志啓奸雄之戎心君弑而賊不討春秋于此有遺憾焉

宋殤之弑

隱元年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三年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

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

四年

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五年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

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夏盟于艾始平於齊也秋宋人取長葛　七年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

禮也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九年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

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
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
體也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
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
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
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
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十一年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
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

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桓元年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艶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

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
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
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
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
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
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
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

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春秋以前魯宋有黃之師齊鄭有盧之盟魯鄭有狐

壤之戰隱公初立首盟邾宋齊鄭尋盟其交益固四
年之中鄭有共叔之亂宋有子馮之偪衛有州吁之
弒鄭滑在衛宋馮在鄭寤生搆難州吁興戎東諸侯
之黨樹天下始多事矣于時齊鄭爲一黨魯與宋衛
陳蔡爲一黨五國連兵兩伐鄭國宋主其兵衛倡其
謀我與陳蔡悉從事於二國者也乃州吁旣誅鄭怨
未平邾人告病宋釁復起一歲之内鄭宋兩報隱胡
不信因行人之失辭輒棄誓盟宋使絕而齊鄭之交

來焉獨是一郲也既盟蕺而復伐之一宋也既遇清而又敗之十一年之中五年黨宋六年黨鄭蓋以守信不固而鄭始得間之也狡爾寤生易祊歸郜以固我交自是入許敗周無憂東顧矣鄭之與宋仇讐已深瓦屋甫平而假命討違總以償其私憾宋何不幸疆埸日煩督懷無君巧鼓民怒曰十年十一戰十一戰者何隱四年圍鄭東門一也取其禾二也五年取郲田三也郲宋入其郛四也圍長葛五也九年鄭以

王命伐宋六也十年敗于菅七也入鄭八也伐戴九
也鄭伯入宋十也十一年大敗宋師十一也奸雄之
徒既愚民以自利又行賂以免禍此春秋所深病也
爲宋穆公者曰先君舍其子而立寡人寡人亦立之
嗚呼使與夷也賢柰何亟戰而無度使與夷也不賢
先君舍之已立之未聞道矣是故讓國非云易也苟
有伯夷大伯之德與識則中子立而孤竹存季歷嗣
而周室昌苟無其德與識雖子郢之賢尚啓蒯輙之

爭季子之負猶開僚光之亂宋國日戰雖曰州吁惑之吾謂必自穆公始之也況穆公知以國與殤而不知所以處殤委馮于暴鄭以逼處此屬有鄰國搆于其間此則曰除害也彼則曰惡馮也數戰民疑亂由中作獨一孔父正色立朝而流言復興殤公至此一獨夫耳奸臣賊子因亂生心弑殤公而召子馮以求援于諸國經曰以成宋亂傳曰爲賂立華自是督且世執政矣上無天子之誅下無方伯之討東諸侯咸

受賂以相之督之流亦何憚而不弑君也哉

陳佗之亂

隱六年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

去草焉芟夷蕰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七年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明年經書蔡人殺陳佗稱殺稱名杜武庫以為未會諸侯然是秋從王伐鄭陳佗與焉不得謂之未會諸

侯胡文定曰蔡知佗之爲賊陳不以佗爲君五父之罪内外著聞春秋斷以大義不得稱爵也吾觀其親仁善隣之諫亦似有識之流而身蹈簒逆之罪語云寸有所長豈不信哉然而即位踰年天子不討國人不怒夫亦可以泰然爲君矣而淫獵是尚死同匹夫亂賊之名昭于二國非不幸也

周鄭繻葛之戰

隱三年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

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六年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

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十一年王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懐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桓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

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

天子乎茍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嗚呼君尊臣卑古今之大防也使君而不君臣而不臣天下之綱紀紊矣其何一尊之有余稽周自文武成康號爲全盛并建支庶以屏王室自是以降周道寖衰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征犬戎荒服不至懿王之世詩人作刺至于厲王乃流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

和行政焉宣王中興北征玁狁南平徐淮然而南國喪師周亦不競幽王無道西戎内侵卒有驪山之禍平王東遷内頼周召之輔外借侯伯之功故鄭桓死而新鄭建晉文勞而彤弓錫秦襄戰而周土封蓋周雖多故亦唯是蠻夷戎狄尚頼伯叔甥舅以鎮定之不聞有兄弟之國敢以一矢加王如鄭莊者也夫鄭出自厲王宣王之母弟也始封咸林密邇西京既而寄帑虢鄶在成周又畿内焉以情則周之懿親也以

國則周之左右藩輔也況雒邑彈丸之區無山川之險阻西迫秦翟南接荆楚儻有外侮猶賴爾鄭以朝夕夾輔王家不謂世職司徒方假王靈以雄視甸服而敢修小怨莊公之罪浮于戎狄矣左氏謂虢公作卿士鄭猶朝王其後易田奪政鄭始不朝王以三國來伐鄭伯禦之其夜遣問勞僅思自救信斯言也莊守臣節桓失懷綏繻葛一敗直自取耳不知君臣之間有討無戰天子有爵夫誰敢爭鄭伯何人而挾王

質子兩掠京畿天子震怒敢抗王師魚麗拒戰有若敵國天威不行伊誰咎與夫陳蔡及衛皆鄭之怨讎也名曰從王實以修其私憾然而王親將軍三君不出師無法紀民鮮鬬心是王師之敗又三國之咎也以吾考之王詩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禍王師敗傷君子不樂其生爲詩曰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有詩如是是桓王亦非能伐人者然而君臣無獄況於用

兵苟能謝罪入朝臣道不虧天怒可解胡爲乎擔鼓

抗命矢集王肩而文過飾罪吾誰欺乎春秋隱桓之

際諸侯之彊忍不仁者無如鄭莊公而善爲巧辭以

文其說試觀易田曰假襲紀曰朝逐其弟而愧餬口

離其母而賦大隧滅許而分其國則曰我無利此土

射王而中其肩猶曰不敢陵天子其於君臣母子兄

弟鄰國之間莫不內肆奸貪而外爲恭順設有聖天

子出必以鄭莊公爲首誅焉

楚武始彊

桓二年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

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鬭伯比

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

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

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

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鬭伯

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

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

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八年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黄隨不會使薳章讓黄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

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
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
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
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
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
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鬭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
克也乃盟而還 九年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
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

幣殽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十一年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

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十二年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

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

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莊公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

漢而後發喪 十八年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門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初鬻拳强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

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僖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鄧之會傳曰始懼楚也曷言乎始懼也中國患楚自此始周夷王之世熊渠僭王然而尋去其號是猶知

畏天子也及平王末蚡冐于是乎啓濮是猶未蠶食諸夏也武王之立當王室益衰諸侯多故曲沃庶也而偪晉鄭伯臣也而抗王魯衛陳宋臣弒其君中國多難自顧不遑自是荆蠻之主侈然不復避中國矣蔡鄭及鄧密邇長蛇鄧尤偪處甘爲地主三國震動協謀春秋傷之曰此楚二百年來猾夏之始事故謹而書之也考武之伐隨也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侯爲之請於王王室不聽旣

而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
號乃自立爲王然則會鄧之日楚尚未王而諸姬恐
懼假令不死方城之外非中國有也其爲患寧止隨
黄絞羅之區耶夫隨以漢東小侯慯于季梁之言楚
終不能得志至成王子文出師僅亦取成春秋之國
小而能自彊者信莫如隨矣今三國不能自立而止
爲會以求安自是鄧滅蔡虜鄭伐不聞其相救焉君
子曰政之不修會無益也吾觀楚自武王卒于伐隨

之役而文王卒于伐黃之師天方授楚歷世好兵至死罔懈穆莊之業已基于此而東諸侯之支楚曾無自彊如隨者中國之不競又何足怪也哉

秦納芮取梁

桓三年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四年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十年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僖十八年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九年春

遂城而居之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
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
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秦以文公之四十四年入春秋凡八傳而至穆公春
秋略其文傳中止記納芮一事亦不言何公按執芮
伯當在寧公之世納芮當在出子之世而取梁則在
穆公之世閒嘗考之竹書周桓王五年芮人乘京十
一年芮伯萬出奔魏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

萬而東之十三年戎人逆芮伯萬于郊文異於此史遷記秦事最詳有寧公滅亳取蕩氏武公伐彭戲伐邽冀戎滅小虢諸事而無納芮之文葢古史缺焉不備諸家各據所見而誌之或畧或詳不可同論而厚誣也傳所稱穆公霸西戎賢矣以所聞襄公定天子以來非小弱也故附論焉

王子克之亂

桓十八年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

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周室之亂非諸侯故也大抵起于並后匹嫡而亂人乘以爲利者也在昔攜王奸位王室播遷周幾不祀乃又不鑒子儀謀弑起于桓王之寵子頽僭立始于王姚之嬖叔帶作亂生于惠后之奸爰及子朝東西二王龍戰五載亂靡有定誰生厲階則景王之寵爲

之也辛伯之言不其然與黑肩知有桓王之寵而未明嫡庶之義事敗殺身誠無足道若辛伯之先識禍端終戡大亂大臣之匡定王室方于公旦亦無愧焉

文姜之亂

桓三年 會于嬴成昏于齊也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

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六年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

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莊公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

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
齊侯于禚書姦也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八年春治兵于廟
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
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
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以是
善魯莊公

觀于齊魯之亂而知天道不爽如是其昭然也桓公不死于本國而死于齊天盖巧于假手以爲隱公復讐而因以終稔齊侯之惡以斃其身吉凶影響可不畏與春秋于齊魯爲昏之事詳書于經說者曰成昏逆送咸不以正始合失禮焉得善終固無足論若夫齊僖小霸雄長東方而于國儲無世子之教愛女無公宮之訓文姜一嫁兩國行穢春秋病襄兼以病僖也考之隱桓之世中國之壤地甲兵無如齊者瓦屋

之會則參盟矣伐宋之役則連諸侯矣參盟者主盟之漸連諸侯者摟諸侯以伐諸侯之漸桓文之事實權輿焉乃計不出此亂國是親魯桓簒逆且與之昏且親送之東方之事葢可知矣然而仲年旣聘之後齊使中絕戰鬬數加二國名雖昏姻勢漸仇讎襄公嗣立戰奚侵疆亦未嘗與魯深結好也俄而夫婦如齊誰使然與讀桓公之春秋至王室三聘列國六朝弒逆之賊南面無恙而朝聘屢接似非天道孰知正

以驕淫其志與一婦人招搖人國謂若我何留連三月樂死忘歸而醜章狐綏禍中搚幹天實厭逆奪其魂魄非一日矣莊公不能爲親復讐反聽其命田獵則從征伐則偕爲文姜者豈弟翺翔宣淫如志而莊公不恥故齊風南山刺襄公而繼之以敝笱以刺魯桓載驅刺襄公而繼之以猗嗟以刺魯莊魯有一姜氏而兩世蒙恥亂賊篡國禍流子孫可畏也哉

齊襄滅紀

隱元年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二年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桓五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六年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十七年春盟于黄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莊三年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四年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滅紀斷非復讎也二國唇齒自僖公即欲襲之齊之

利紀已非一日天下無霸小國不寧奔走幹旋唯圖免禍妃則魯女女爲王后婚媾重于一時紀是以少延無何而桓王崩紀失恃矣天誘其衷齊僖隕命乃襄公初立魯方爲平輙復戰奚盟何足信無何而桓公薨紀益失恃矣季知必亡以鄰求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明年而紀侯大去紀亡矣其後二十餘年經書叔姬卒紀以小國遭時不造介弟慕微子之義庶妃矢共姜之操紀之國亡而不亡也襄之九世

祖諸殺于紀復讎之義殺其君而不有其土今也鄭入而季在國去而君存齊之讎復而不復也

衛惠竊立

桓十六年 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搆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

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莊五年

冬伐衛納惠公也　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枝百世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甚哉衛之不幸也州吁方誅宣公又以淫亂繼之上烝夷姜下取急婦淫風化于國中夲有數世之禍迄今讀衛風至匏葉新臺諸篇不堪言矣獨是于鳥獸亂行之時而急壽能以死相讓二子乘舟今古同閔乃知節義之人當時窮而益著方顃何足拘焉宣公旣歿黔年爲急母弟以次當立二子不以此時拒朔使其在位四年而忽逐之何故公羊氏曰朔得罪于天子越在岱陰齊屬頁茲舍不卽罪然則惠立之日

蘧篨雖隕牝雞方鳴二公子雖欲圖尚無其間今也開釁王室正罪有辭抗義援立因隙爲功逆朔之罪天下共聞一大快舉也柰何五國受寶助亂王師不競竟使佩韘之童子賊守正之大臣豈其天未厭亂抑將有以大滅衞乎二子不幸無功而左氏乃譏其不度抑過矣

鄭厲篡國

隱七年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

昏

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

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北戎 桓六年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

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十二年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

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十三年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修好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

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十七年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

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莊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内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内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

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
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
有常刑旣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
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
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
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茍主社稷國内之
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
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

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十六年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强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

詩傳曰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賦籜兮序曰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

華不息男女相弃民人思保其室家焉五爭者子突兩立忽及亹儀各一是也夫鄭莊不仁好搆人之骨肉而亂其國於宋尤甚宋莊在鄭則欲納之華督弑殤立莊則爲會于稷以成之然則子馮處鄭日久習見其詐特得國之初尚屈于鄭是以在位八年其行事不見于經一旦鄭莊身歿嫡庶交爭宋莊于是效其故智首開難端推刃尋讎天道之好還詎不信哉曩者會稷之役魯鄭齊陳實同其事今也宋莊納厲

求賂成釁魯不能和輒比鄭以讎宋是以賂合者仍以賂離然而宋戰方新昭公入國會衺會曹魯宋同之春秋之諸侯何常之有吾攷鄭忽以莊公世嫡即無大援分固當立不幸遭國多難詩人刺其辭昏失助爲賦有女同車不知文姜内淫行比妻豬齊襄不君國刺雄狐方殺魯桓豈遂庇鄭忽之辭昏若有先幾事之成敗何足論焉獨是祭仲反覆不臣肆行廢立有亂國之實而不有弑君之名權詐相濟没齒無

恙可謂狡矣

齊襄之弑

莊八年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

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刼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床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戸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

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

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

其旗靡故逐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十一年 冬齊侯來逆共姬

十三年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魯桓之死齊殺彭生及齊襄之弑彭生見焉此正莊公復讐時也昔者公年尚幼齊襄方彊姜氏內制難

以爲謀是猶可原之曰公非忘讐力不能耳今者戸下難發襄身被殲公以此時仗義問罪别立賢君復讐之義天下著聞先君之怨至此雪矣惜乎莊非其人無知之立晏然弗知計阻小白唯糾是助佐其不當立者以攻其當立者乾時一敗僅獲傳乘鮑子來伐糾亦不保穀梁氏譏之曰以千乘之魯不能存一子糾以公爲病矣齊桓圖霸亟欲得魯而北杏之會陳蔡景從魯人獨後者中懷納糾之隙猶豫未前桓

獨捐弃前怨爲柯之盟信義是尚彼曹沬手劒要盟

請田亦何爲也哉或曰二國世仇桓公雖霸豈忍遽

從不知先公之死莊公忘之久矣况乎齊襄已殺桓

復奚讐莊公果于取襄之女而獨疑于從桓之會其

于利害之際勤矣其于復讐之義則未也

曲沃并晉

隱五年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

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

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

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

大夫有貳宗士有隷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

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

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

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

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

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

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

夜獲之及欒共叔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八年春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九年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莊十六年王使虢公
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
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
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
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二十四年晉

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二十五年）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曲沃之無道也六弒其君矣昭侯文侯子也桓叔文侯弟也曲沃之封邑大于國潘父作難于内而昭侯被弒既而昭侯之子孝侯桓叔弒之孝侯之子鄂侯

莊伯弑之鄂侯之子哀侯緡侯與哀侯之子小子侯
武公滅之遂以并晉其弑其君也猶掇之爾周室播
遷王綱廢墮不能正其罪而反助之天子凌夷于上
奸回亦何懼之有未幾而並叛王矣三世濟惡侈然
驕恣方改夏朔豈假周命緡侯立而旋亡天王受其
賂器齊桓初伯威未及遠周之衰也何可問也夫唐
叔以成王介弟剪桐受封以來及文侯甫九世耳犬
戎之亂猶能以王室懿親身戡國難我周之東遷實

式賴之其遺烈猶未遠也柰何骨肉肇亂禍成耦國
椒聊揚水民樂爲謀抑亦盛衰之有定數豈命名之
果足以招尤耶

宋閔之弑

莊公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
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
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
敗績于某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

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
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
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
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
宜爲君有恤民之心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宫長
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
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
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宫之

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宫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宫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宫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宫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

之

宋公之失刑也其見弒宜矣長萬獲乎莊公數月然後歸之典刑未正而反升爲大夫無怪乎萬之驕行其弒也釁起于戲謔之言已伏弒逆之禍乃猶不悟而君臣相博婦人雜居魯侯之美曾何足妬漸端積于有日絶脰激於一言仇牧手劒秪遭碎首異哉亂賊之戕其君也易於宋督矣萬即多力非若鄭膌之佚宕中國不可傷也弒逆之徒何國無瀘陳宣不道

反為淵藪受賂于宋國而取諜於婦人賊臣雖討陳
曾何功較之衛國為失謀矣若御說之對災知譬討
亂不阿比于春秋之諸侯無乃賢乎

王子頹之亂

莊十六年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
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
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十九年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

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穨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穨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穨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穨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

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
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
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十一年春胥命
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
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
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
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

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頽也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僖公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惠王初立取圃取宮奪田咸不以正故五大夫因子頽之寵以作亂所謂多行不義必自及也然則非禮之舉天子尚不能行之臣下況其他乎子頽樂禍鄭

伯知其不終輙復效尤何明于知人而暗于處己也彼惠王偏私行賞遂没鄭功内難甫平又寵叔帶惠王之世周室亦多事矣暗主殆不可與言哉

左傳事緯卷一